

温莎墓园日记

木心作品

哥伦比亚的倒影
琼美卡随想录
温莎墓园日记
即兴判断
西班牙三棵树
素履之往
我纷纷的情欲
鱼丽之宴

温莎墓园日记

木心

I	序
1	温莎园美
11	八十年一
12	我眼夏
13	果日五入小个两
28	2002
44	支文的笔管
49	独立日子
52	2004 芙蓉
11	真 家
29	下来出书几
11	文眼园美个一第
201	芬 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桂林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温莎墓园日记/木心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06.6

ISBN 7-5633-6061-1

I.温… II.木… III.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7563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:541004)

网址:www.bbtpress.com

出 版 人:肖启明

责任编辑:刘瑞琳

曹凌志

装帧设计:蔡立国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-64284815

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高岭村 邮政编码:102442)

开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6.875 字数:86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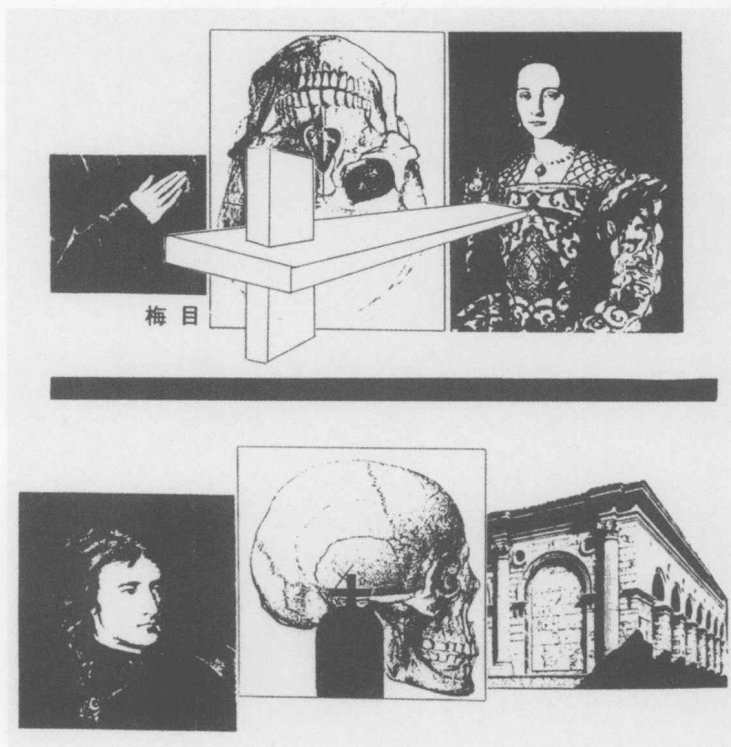
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 001~10 000 定价:19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本集的写作处



初刊时的配图

序

至今我还执著儿时看戏的经验，每到终场，那值台的便衣男子，一手拎过原是道具的披彩高背椅，咚地摆定台口正中，另一手甩出长型木牌，斜竖在椅上——

“明日请早。”

他这几个动作，利落得近乎潇洒，他不要看戏，只等终场，好去洗澡喝酒赌博困觉了——我仰望木牌，如梦而难醒，江南古镇的旧家子弟，不作兴夜夜上戏院，尤其是自己年纪这么小。

再说那年代的故乡，没有经常营业的戏院，要候“班子”开码头开来了，才贴出红绿油光纸的海报，一时全镇骚然，先涌到埠口的帮岸上，看那几条装满巨大箱笼的船，戏子呢，就是爬动在船首船艖的男男女女，穿着与常人无异，或者更见褴褛些，灰头土脸没有半点杨贵妃赵子龙的影子，奇怪的是戏子们在船上栗栗六六，都不向岸上

看,无论岸上多少人,不看,径自烧饭,喂奶,坐在舷边洗脚,同伙间也少说笑,默默地吃饭了。岸上的人没有谁敢与船上招呼,万一走来个喊话的,大家就不看船上而看岸上的那个了。

混绿得泛白的小运河慢慢流,余过瓜皮烂草野狗的尸体,水面飘来一股土腥气,镇梢的铁匠锤声丁丁……寂寞古镇人把看戏当作大事,日夜两场,日场武戏多,名角排在夜场,私采行头簇崭新,票价当然高得多。

预先买好戏票,兴匆匆吃过夜饭,各自穿戴打扮起来,勿要忘记带电筒,女眷们临走还解解手,照照镜子,终于全家笑逐颜开地出门了,走的小街是石板路,年久失修,不时在脚底碌咯作响,桥是圆洞桥,也石砌的,上去还好,下来当心打滑,街灯已用电灯,昏黄的光下,各路看客营营然往戏院的方向汇集。

“看戏呀?”

“噯看戏!”

古镇哪里有戏院,是借用佛门伽蓝,偌大的破庙,“密印寺”,荒凉幽邃,长年狐鼠蝙蝠所据,忽然锣鼓喧天灯火辉煌,叫卖各式小吃的摊子凑成色香味十足的夜市,就是不看戏,也都来此逗留一番。

戏呢,毋须谈,以后或者谈。散戏,众人嗡嗡然推背接踵而出寺门,年纪轻的跨圮墙跳断垣格外便捷,霎时满

街身影笑语像是还有什么事情好做，像是一个方向走的，却越走越岔渐渐寥落，寒风扑面，石板的磔咯声在夜静中显得很响，电筒的光束忽前忽后，上桥了，豆腐作坊的高烟囱顶着一弯新月，下面河水黑得像深潭，沿岸民房接瓦连檐偶有二三明窗，等候看戏者的归返——跟前的一切怎能与戏中的一切相比，本来也未必看出眼前的人没意趣，见过戏中的人了，就嫌眼前的人实在太没意趣，而“眼前的人”，尤其就是指自己，被“戏”抛弃，绝望于成为戏中人。

我执著的儿时看戏的经验宁是散场后的忧悒，自从投身于都市之后，各类各国的戏应接不暇，剧终在悠扬的送客曲中缓步走到人潮汹汹的大街上，心中仍是那个始于童年的阴沉感喟——“还是活在戏中好”，即使是全然悲惨了的戏。

“分身”“化身”似乎是我的一种欲望，与“自恋”成为相反的趋极。明知不宜做演员，我便以写小说来满足“分身欲”“化身欲”——某编辑先生于刊出《两个小人在打架》后，再度约稿时声称：“我们知道您曾经担任过中学国文教师……”某编辑女士览及《完美的女友》之类，访谈中提起：“看到了为您缝制丝质衬衫的女雕刻家等您从前的伴侣，可否请您谈谈您的诸多‘情障’。”某青年读者来信问：“从《第一个美国朋友》看，你幼年家境很好，教养是不

错的,后来怎会一事无成的呢?”《芳芳 NO.4》引起女读者的义忿,其中有位姑娘力主“芳芳是个好女孩”,所以“你怎么就这样看待她”——我没有在中学教过国文。也没有作为石油工程师与女雕刻家旧情复叙。福音医院是有的,美国孟医生对于我是陌生人。我从一个男人身上取了“芳芳”的模特儿,那音乐家的原型却是个女的;情况既然颠倒,也即是本来就没有这回事——当时我并未按实回复编者读者,怕会被认为我讳避抵赖,认为我不够朋友。

如果要够朋友一下,便得拈动三个名词,梦、生活、艺术,此三者被反复烹调得十分油腻,只可分别抉取其根本性质——不自主、半自主、全自主——我偏爱以“第一人称”营造小说(也通用于散文和诗),就在乎对待那些“我”,能全然由我做主。

“……袋子是假的,袋子里的东西是真的。当袋子是真的时,袋子里的东西是假的了。”(一则笔记)

再多解释就难免要失礼。还是顾左右而续叙往事吧——古镇春来,买卖蚕种筹开桑行的热潮,年年引起盛大的集市,俗称“轧蚕花”,庙会敬奉的主神名叫“蚕花娘娘”,不见得就是指嫫祖。那娘娘有个独生的“蚕花太子”,是最喜欢看戏的,所以在一切的闹忙中,扣人心弦者还是借此机会大家有得戏看,旷地上搭起巍然木阁,张幔

蒙屏，悬幡插旗，蚕花太子用小轿抬来摆在最好的位置上，咚咚惶惶，人山人海，全本《狸猫换太子》，日光射在戏台边，亮相起霸之际，凤冠霞帔蟒袍绣甲，被春暖的太阳光照得格外耀眼，脸膛也更如泥做粉捏般的红白分明，管弦锣鼓齐作努力，唱到要紧关头，乌云乍起，阵雨欲来；大风刮得台上的缎片彩带乱飘乱飘，那花旦捧着螺钿圆盒瑟瑟抖水袖，那老生执棍顿足，“天哪，天……哪……”一声声慷慨悲凉，整个田野的上空乌云密布，众人就是不散，都要看到底，盒子里的究竟是太子、是狸猫……

这种“草台戏”即所谓“社戏”，浙江上八府往往开演在祠堂里，如果现成的戏台临河，便围泊了许多乌篷船，启篷仰观，观罢荡槽而去。下三府的敬神献戏，贪图看客多多，向木行借来长条毛板，面对戏台架作马蹄形的层座，外边便是大片大片嫩绿的秧田，辣黄的油菜花发着浓香，紫云英锦毯也似的一直铺到河岸，然而日日见惯的平凡景致，哪里抵得过戏台上的行头和情节，灿烂曲折惊心动魄，即使太子总归假的，即使狸猫总归假的，而其中总归有真的什么在——我的童年，或多或少还可见残剩下来的“民间社会”，之后半个世纪不到就进入了“现代”，商品极权和政令极权两者必居其一的“现代”，在普遍受控制的单层面社会中，即使当演员，也总归身不由己，是故还是写写小说（其实属于叙事性散文），用“第一人称”聊

慰“分身”“化身”的欲望，宽解对天然“本身”的厌恶。至此，童年看戏散场后小街磔咯作响的石板，桥堍豆腐工场高烟囱上的新月，也被装在前面所说的那种袋子里而不再怨尤了。

目 录

序	1
美国喜剧	1
一车十八人	11
夏明珠	17
两个小人在打架	27
S O S	39
完美的女友	43
七日之粮	49
芳芳 NO.4	57
魔 轮	71
月亮出来了	79
第一个美国朋友	91
寿 衣	105

静静下午茶	127
五更转曲	143
此岸的克利斯朵夫	155
西邻子	183
温莎墓园日记	191

美国喜剧

上午的喜剧

咖啡放在窗台上吹凉。

楼下，人行道边，兀立一女士。

戴帽，背影窈窕，腿纤长，侧首时帽檐闪露下颌、尖，口唇、薄。服式经过悉心调理：白衫白裙白袜，黑高跟鞋黑绸腰带黑皮包黑草帽，帽缀白结——我笑了一下，为了风格，宜涂黑的唇膏。

喜鹊。

至少是属于清秀的一类。站着等谁？

站的姿态看若静止，其实时时变换重心。眺望……
难说是焦灼，是安详。

咖啡可以喝了。

喝完,又到窗前。

阳光直射着她,八月的上午,是谁这样不守时,她的耐性真不坏,为何不一怒而离去。

年龄,是年龄使她自卑而迁就了。

我习惯于从人背影推测其岁数,那么她是三十以上,不会是四十的。保养得很好,颇善修饰,鞋头有金瓣,皮包亦金扣,帽结中芯簪以金花,三种金质的成色相同,当然,取白金则更形超然。她所盼待的来者,恐怕也不致是非常之富有,除非是个骗子。

三十多岁,是受骗的年龄,自以为不像少女那样容易上当了,又心虚得认为别人已是不要她上当了。

她不在家等,到街上来,自有其隐私……

我等什么。回内房开灯工作。

近几天,气温又升高,上午阳光火辣,放窗帘——那女士又站在老地方,统体黄调子,嫩杏色的小帽,歪歪地很俏皮,还加发网,拢过前额,算半袭面纱,好手法。

这次从她的转侧间知道了她的脸,长型。

对了,脸长的人尤其爱修饰打扮,即使是男士,也是这样的。

她不漂亮,没有值得品味的特征,她可以自慰的是身材。能穿着得使人感到除了脸庞她可称是美女。

所以特别要用心于全身款式，今天的黄调子，不错，可惜头发的褐色太深，她也不笨，就此笼一层纱网，以全其飘逸——她对别人谅来也善熨恤，上了岁数的女人常以此取胜，以此弥补天然青春魅力的浅涸。

那么谁是她的情夫，每次劳她久久枯等，太无礼了。

她也太痴心，炎阳下，穿得端端正正，引颈频眺，居然还风姿绰约。

这两个人都使我生气——放下窗帘。

早餐不用咖啡，改为牛奶麦片。

她又亭亭玉立在那下面了。

一身蓝。

今年夏季干旱，八月杪的阳光，整套深蓝，吸热，她受得了？雕像似的。那男人就这样值得呆等，我也非见见他不可，至少看看他开的车是什么牌儿的——那个次次迟到的究竟是什么英物，害得她如此死心塌地。

我之所以从来不事钓鱼就因毫无耐性。两次了，谁知她后来是怎样离开我窗下的。

喝了半杯麦片，忽然自问：她还在？

急趋窗口——没了，载走了，幸福了。

她站过的那一小块地面特别寂寞。

忙了半个月。工作不能由旁人顶替,最好有人代我吃喝,代我睡,代我上洗手间,抽烟不必代,自己来。

美国的九月也像中国的九月那样一雨成秋。我算忙过了这阵子,凉意中沉沉睡足八小时,启帘,阳光大射,目为之眩,久别重逢似的俯见那时装女人又好端端站在老位置上,淡灰秋装,伫立的姿态自有其范式,一望而知是她。

今天我有闲暇,非等到她的情夫出现不可。她的精心修饰着意打扮值不值得。

燃一根纸烟,对自己默许:这桩悬案今天解决。

其实此女士的性格非常老派,即使是她事事都敬业,有提前赴约的小布尔乔亚作风,也毕竟是傻的。如此盛装严装巧装奇装,眼巴巴地鹄立恭候,岂非反而一点吸引力也没有了。

来者难道是个矫健映丽的少年——她在年龄上大大屈服了!

她蠕动,她举手,招挥,多稚气……

她朝着来者的方向奔过去……

长而且大的巴士驶近,这一段人行道全是车身的投影,她奔过去的地方是巴士站——上车。

上午九时以后,郊区巴士的班次减少,又不准时,每次难免要久等。